



07704



論語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九十三
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

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

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者也

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

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子曰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

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

於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

其父母兄弟之言 陳群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

母下頌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南容三

復白圭 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可

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 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 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

之車賣以作槨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

以爲之擲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

不可徒行也

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孔子時爲大

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辭也

顏淵死子

曰噫

苞氏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

予者若喪已也非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顏淵死子哭

之慟

馬勸曰慟哀過也

從者曰子慟矣子

曰有慟乎

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之過也

非夫

人之爲慟而誰爲慟顏淵死門人

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

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勸曰言回自有父

又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季路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余也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曰敢問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閔子騫侍

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

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

行剛強之象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

不得以壽終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

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曰 子曰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

欲勞民改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

土之門 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門人不

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 馬融曰外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

路故復解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

也中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也 愈猶勝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

之宰鄉士也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

之 孔安國曰非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 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玄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 柴也愚 弟子高柴

之愚也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鉉也 師

僻也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適也

由彥也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取彥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命唯財貨

是殖億度是非蓋羨回所以勸賜也 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

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有此害也其於庶

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迹也言善人不循進舊迹而已亦

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與室也

子曰論萑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萑者謂口無

擇言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
莊者不惡而嚴又遠小人者也言

此三者皆可以
為善人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邕氏曰賑窮
救乏之事也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也
孔安國曰當白
父兄不可得自

專 非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感敢問
孔安國
曰感其

問同而
答異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無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非有性謙
退子路務在勝尚人

各因其人之
失而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安

國曰言與孔子
相失故在後也 子曰吾以汝為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菴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

也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

臣與

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

之間

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為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

臣數而已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安國曰問為

君所當從君所欲邪

子曰執父與君亦不從

也

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

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菴氏

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

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

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窮也

子路曾皙

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

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無吾以也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

已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安國曰如有用汝

者則何以為治乎

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

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飢饉

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

也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方義方也

夫子哂之

馬融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

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辭也

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

會覲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小相謂

相君之禮者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安國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也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

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

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

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之

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周生烈曰吾點之獨知時之

三子者出曾皙

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

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苞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

如之何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也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相孔安

國曰赤謙言小相士耳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九世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

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一日猶見歸

无終身乎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

行善在已
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苞氏曰知

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玄曰此四者

礼已復
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

國曰仁之道莫尚乎敬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

象為鄉大夫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

也訥也
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也弟子司馬犁也
曰

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

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

難言仁亦不
得不難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
雅將爲乱牛自宋

來學常憂懼
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苞氏曰疚病也內省
無罪惡無可憂懼也

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玄曰
牛兄桓

雅行惡死亡無日
我爲無兄弟也

子夏曰商聞之

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苞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
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子張問

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

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以漸成人之猶馬歎曰膚受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

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

子

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

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不信不立

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

治邦不可失信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矣

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

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也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

別者心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哀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

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

足如之何其徹也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孰誰也子張問崇

德辨惑荀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

苞氏曰徒義見義則徒意從之

愛之欲其

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

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

是心惑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鄭玄曰此詩小

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識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

以非之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

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臝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唯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

故信恐臨時多故不繫諾也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苞氏曰言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化

之在前也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不違道也子

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

正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

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

多殺以止對也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

孔安

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

也上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

常欲以下人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馬融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夫聞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

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 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 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埤樹木故其下可遊也 曰敢

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

為善也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 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 攻其惡毋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苞氏曰舉直之人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

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孔

國曰富大也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舉湯
有天下選擇於衆

舉臯陶伊尹則不仁
者遠矣仁者至矣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

厚焉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
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凡卅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

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也易曰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也

請

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孳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

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也正

名乎

馬融曰正正馬融曰正正百事之名也

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名

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

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苞氏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

則有淫刑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

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馬融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也樊遲出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

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教民乎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專猶獨也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令教也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苞氏

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

室王肅曰荆與蘧璆史鮑並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

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甯有僕孔安國曰孔子之衛甯有御也子

曰庶矣哉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甯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

有成功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

勝殘去殺矣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

子信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子

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周生

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改馬融曰改者有五子曰其事也馬融

日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改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與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

可與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

違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業公問政子

近一言而喪國也

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

鄭玄曰舊說曰昔文魯下邑也

子曰毋欲速

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

黨有直躬者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

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

周生烈曰有目而盜曰攘

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

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

可棄去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孔安國曰有恥有所

不為也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

為次矣

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

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

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鄭玄

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筭數也

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苞氏曰中

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也

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

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子曰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

之人也

善夫

荀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

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

承之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玄曰易所占占吉凶也

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

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

故易事也

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及其使

人也器也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

小人難事

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其道悅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樂泰似驕而不驕

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玉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

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

入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菴氏曰即

戎就兵可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馮翊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九世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

有道當食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

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仁矣馮翊曰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

小怨也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菴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子

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

不求安而懷子曰邦有道危言危

行道菴氏曰危厲也邦有邦無道危

行言遜遜順也厲行不隨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隱中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南宮适孔安國曰适南宮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

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

力能陸地行舟為俱不得其死然

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夫子不答馬融曰禹盡力

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

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

曰君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

能備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

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

誨之也

子曰為命卑謹革創之

孔安國曰

早謹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

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融

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卑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

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為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

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

曰楚令尹問管仲曰人也循詩言子西也所謂伊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子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藤薛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藤薛小國大夫職

煩故不可為也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

之智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馬融

曰魯大夫
孟公綽也
卞莊子之勇
周生烈曰卞邑大夫

也
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孔安國曰加之

以禮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馬融曰義然後

取不苟得也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孔安國曰久要舊約

也平生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

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融曰義其得道難其不能悉

也然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

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三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

如防使以大蔡納譖曰紈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子紈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曰晉文公譖而不紈

鄭玄曰譖者誅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是譖而不齊桓公不譖

馬融曰伐

楚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子昭王南不還是不譖也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襲公從弟公孫無知

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首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賜

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

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

皆為夷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肅曰 經經死

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

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

在於適厚故仲尼但羨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不當死也

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安國曰大 夫僎本文子

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 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

可以為文矣

孔安國曰行如 是可謚為文也

子聞之曰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 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 乎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

難也

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也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桓殺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桓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 公

曰告夫二三子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二三子者

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

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之二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

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子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本為上末為下也

子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也

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無為人徒能言之也

蘧伯玉

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人坐而問焉

孔安國曰伯玉蘧大夫蘧瑗也

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無過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群曰吾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王肅曰徒患已之無能也

子曰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已之無能也

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及怨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止何為是柶柶

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

子曰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固陋欲行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或曰以德

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也

下

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知我

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

公

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馬融曰愬諸也伯寮魯人

弟子子服景伯以告

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

也告告孔子也

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安國曰季孫

信讒悲子路也

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

刑陳其尸曰肆也

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

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避地馬融曰去亂國適治

邦也其次避色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

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苞

日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簣儀封人楚狂

也換與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

奚自晨門者闡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苞氏曰言孔子知世

不可為而強為之也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

適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簣草器也有心謂與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此種確徒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

深則厲淺則揭

苞氏曰以衣涉

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末知已志而便譏已

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以難者以其不能解已道也

子張曰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穀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

馬融曰已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安國曰冢宰天官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

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也之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教人

敬孔安國曰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曰如斯而

己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原

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

孔子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賊害也 以杖

叩其脛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闕黨童子

將命矣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踞

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 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 荀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
在後也違禮發速成者也則非

求益
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七卷

十六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晉西

卷七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卅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

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則

不可教以未事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

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

窮時但不如小人窮濫溢為非也

子曰賜也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安

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孔安國曰問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子

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

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在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子張問行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鄭玄曰万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行乎哉

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苞氏曰衡扼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衡

也扼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曰直

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鱮也邦有道如矣

邦無道如矢孔安國曰有直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也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改柔

順不忤於人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

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

用人以賢友為助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

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

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

周之冕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韎纁塞耳

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

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

當放遠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迨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安國曰柳下

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

薄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日如之何

孔安國曰

不日如之何者猶不日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

亦無如之何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

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

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

疾猶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

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

子曰君子

矜而不爭

苞氏曰矜矜莊也

群而不黨

孔安

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之也

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

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必

言舉人也

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

其有所試矣

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苞氏曰古之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

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則亡矣夫

苞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習

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

孔安

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肅曰或衆阿

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

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

故不能於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

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

曰餒餓也言人雖舍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藹

人學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苞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

之必失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莊之則民不敬苞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上

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莊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君子

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

而不可
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
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
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
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也
子曰

當仁不讓於師
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行仁
子曰君子真而不諒
孔安國曰真正

也諒信也君子之人心
其道耳言不必信也
子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

而已矣
九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師冕見
孔安國曰師樂人
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也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安國曰
歷告以坐

中人姓字及
所在處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

馬融曰
相導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安國
曰顓臾

宓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發滅而

有之冉有與季路為
季氏臣來告孔子也

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

孔安國曰冉求為季
氏宰相其室為之聚

鍛故孔子獨
求教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

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

且在邦域

之中矣

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顯更為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

孔安國曰

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

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安國曰歸各於季

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吏也言當陳才事度

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苞氏曰言輔相入者

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

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

與

馬融曰柙檻也櫝櫝也非典守者之過邪也

冉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迹於費

馬肅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安國曰

疾如汝之言也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

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土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安國曰

國者諸侯家者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

不患貧而患不安

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也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菴氏

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

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也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孔安國曰干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希少

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

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也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

家臣陽虎所囚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

出奔齊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

國曰簡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

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政逮大夫四世矣

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

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安國曰三桓

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

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僻

馬融曰便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也

友善柔

馬融

曰面柔也

友便佞損矣

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

動得禮樂之節也

樂尊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安國曰恃尊貴以即恣也

樂佚遊

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樂宴樂損

矣

孔安國曰宴樂沉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孔子曰

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安國曰愆過也

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

鄭玄曰躁不安靜也

言及

之不言謂之隱

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

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

所趣向而便逆先
意語者猶警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

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闘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安國曰

得貪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畏大人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恢疏故不知

狎大人
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
不可

小知故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侮之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
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之也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

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孔安國曰

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并齊餓

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肅

曰此所謂德為稱者也陳亢問於伯魚日子

亦有異聞乎

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矣陳亢退喜曰

卷十八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

孔安國曰小君君夫

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
當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言其禮也
故孔子正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全卷

十九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歸孔子

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

與相逢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拙拙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 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也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安國曰

君子慎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強使為愚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 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

莞爾而笑 莞爾小貌 曰割鷄焉用牛

刀 孔安國曰言治小道 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禮樂也樂以

和人和和 子曰二三子 孔安國曰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 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

之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

東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

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惠則足以使人

佛盼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

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不入其國

佛盼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曰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

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

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匏瓠也言瓠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子曰由

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下六事謂

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

國曰子路起對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

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

苞氏曰小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

孔安國曰

興引譬連類

可以觀

鄭立曰觀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

羣

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

可以怨

孔安國曰怨刺上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安國曰邇近也

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馮融

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

不為如向
牆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
鄭玄曰玉珪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

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也
子

曰色厲而內荏
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

柔佞者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
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穿窬牆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

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
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

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

則傳而說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
孔安

國曰言不
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患得之
患得

患不能得
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無所不至矣
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或是之

亡也
益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
古之狂也

肆
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也
今之狂也蕩
孔安國曰

蕩無
所據
古之矜也廉
馬融曰有廉隅也
今之

矜也忿戾
孔安國曰怒
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

奪朱
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惡鄭聲之亂雅樂
苞氏曰鄭聲滌聲之哀者惡其

奪雅
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
孔安國曰利口之人

多言少實苟能悅媚
時君傾覆其國家也

子曰予欲無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櫟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
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子曰食

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

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孔安國曰旨
義也責其無

仁於親故再言
女安則為之宰我出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
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安國曰自天
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

無所據樂善生淫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苞氏曰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九卷孔安國曰訕謔毀也惡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

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

智者孔安國曰微妙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遜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苞氏曰訐謂攻

發人之陰私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詳枉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毅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靈民也柳下惠為士師孔安

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取貴孟氏為下

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問

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

齊人歸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三日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

門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諱在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

往者

不可諫也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

來者

猶可進也

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進自止避亂隱居

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苞氏

曰下下車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

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邦廣

五寸二郭為耦津濟疲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馮融曰言數周派自

知津處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

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

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

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士有避人之法有避

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為士則從避世之

法獲而不輟

鄭玄曰獲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

津告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為其不達

已意而便非已也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

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

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上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上皆不與易之已大而人小故也

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苞氏曰丈

入老者也 蓀
竹器名也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大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

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而索之耶

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答也

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九卷

五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

出行不在

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立曰雷言以語丈

人之子也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

孔安國曰言女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君臣之義耶

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 苞氏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苞氏曰言

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 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

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

皆逸民之賢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

朝君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

但能言應倫行 謂虞仲夷逸隱 應思慮若此而已

居放言 苞氏曰放置也 身中清 不復言世務也

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 遭世亂 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

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

適楚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擊于皆名也

三飯

繚適蔡四飯飲適秦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

也各異師繚飲皆名

鼓方叔入于河

苞氏曰鼓擊鼓

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

播鞞武入于漢

孔安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周公

語魯公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

用聽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於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騶

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卷第九



蘧季

蘧季魯士也

蘧季

於一人

蘧季魯士也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九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問

典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

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苞氏曰交友交當如子夏訊

交當如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苞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寤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

也況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苞氏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子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温聽其言也厲鄭玄曰厲嚴正也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為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子曰游日子夏之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苞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

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子夏聞之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曰噫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苞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

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唯聖人耳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馬融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

學而優則仕子游曰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不傷性也

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苞氏曰言子張容儀

之難及也

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

鄭玄曰言子張容儀咸而於仁

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

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文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目及父政

雖不善者不忍改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卷

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 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

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

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 子貢

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

之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孔安國曰衛公孫朝馬融曰朝衛大更改也

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

列仇也
武謚也

日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

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

不見宗廟之羨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

苞氏曰七尺曰仞也

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上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自見不知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

之不可階而外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莫不立導之則莫不

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

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數曆

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

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

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

伐蔡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右君也大

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有罪不敢赦苞氏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已簡在

天心也朕躬有罪無以万方方有

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方不與也万方有罪我

身之過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也賚賜

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墜不忠則誅管蔡是也

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

苞氏曰權稱也量斗斛也

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公則民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恭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

玉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

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斯不亦

恭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

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

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者資於內惜難之比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

也
堯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

論語卷第十

鍾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論語集解十二卷 正平甲辰刻本

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攷道祐者足利左馬頭義氏朝臣第四子名祐氏幼失父隨母居泉州犬鳥後歸釋氏改名道祐為堺浦西本願寺別院祖事見泉州志又有影刻此本者跋云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賈書此本藏在屋代弘賢所又有一本刪去正平跋文者板今尚在日本橋千鐘房書肆又有明應板本亦摸刻此本者刪去正平跋文撰以明應己未西周平武道敬重刊記

按正平甲辰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明應己未明弘治十二年也

讀書敏求記

何晏論語集解十卷

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又讀漢書列傳四十三卷贊引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究辨也後得高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卷與漢書傳贊適合因思子貢當日寤嗟歎意于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應從高麗本為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字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

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
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侯續攷之蕭
公幼時與吾曾祖侍御秀峰公同居邑之西鄉每相約入城
歸時對坐殿橋上攜象戲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歎瓦如
魚鱗他時何地受一屢著我兩人耶後竟各遂其志蕭居
城東吾祖居城西高門禪楔衡宇相望未及百年而蕭氏
式微吾祖後蘭錡依然風流未艾循覽此書回環祖德子
孫其念之哉子孫其敬之哉

按正平係日本後
村上天皇年號



林一天皇壬辰

村上天皇年號

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侯續攷之蕭
公幼時與吾曾祖侍御秀峰公同居邑之西鄉每相約入城
歸時對坐殿橋上攜象戲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歎瓦如
魚鱗他時何地受一屢著我兩人耶後竟各遂其志蕭居
城東吾祖居城西高門禪楔衡宇相望未及百年而蕭氏
式微吾祖後蘭錡依然風流未艾循覽此書回環祖德子
孫其念之哉子孫其敬之哉

覆正平論語集解後序

右正平刊本論語集解十卷卷未跋云堧浦道祐居士重
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爲日
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
市野光彥云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幼喪
父與其母居于堧浦遂薙染爲僧更名道祐 據所云重

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
絕不與宋槧相涉其文字較之群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

同間有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所
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爲六朝之遺並非唐初諸儒定

本其語信不爲誣案日本國史云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
博士王仁齋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

論語考異

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
即晉武帝太康六年也 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

者唯錢遵王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以爲朝鮮刊
本蓋彼時未知正平爲日本年號也况其所得亦是影鈔

逸人貫重鐫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錄不無奪漏故陳
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十不三四近世張金吾吳兪

牀輩始有知此爲出自日本者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

其真而此間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又有無跋本界
關字形全同此

本蓋後人剷去跋文
其實同出一版也 文化間江戶市野光彥以此本翻彫

餉世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不多板亦旋

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一點一畫橫範逼真居

然六朝舊格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原集解單行之本宋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

翻集解宋本者

永懷堂所刊亦從閩本出非別有所承之經注本也

故我

朝唯惠定宇得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

岳本不得見焉

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足訂注疏本之脫誤然亦不載諸家之名

余

以爲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語

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

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則

知其所見唯存姓削名之本

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興刊布之本案三國志注周

生烈爲複姓今但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亦沿其例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矣並

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

唯包氏不名以何氏諱成故

望文曲解何

論語考異

殊郢書燕說子逮及南宋朱子作集注亦謹引孟蜀石經

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

良由長興版本既行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

不用雖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嘖者夫邢氏

所據旣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懸遺尚不足以證開

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

唐之間而與顏師古孔冲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

相習因仍已久自非衆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

者之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弄名山之所沈霾往往有

別本爲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間滕文壞字得失參池固非

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皆在邢氏見本以前好學
深思之士或以徵舊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瓌寶
以余披訪所及得目覩者亦三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治
革數猶過之

岳氏參校諸本凡廿三通

不可謂非千載一遇也乃彙集

諸本校其異同使天下學者讀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
古鈔之長又使知彼此錯互之中有源流變遷之漸而此
本之可憑邢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廿八日宜都楊守敬記

論語考異



